



消失的秘玺

一次寻人事件，竟招来杀身之祸！一块千年古玺，竟埋藏巨大谜团！

下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索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。

周寻◆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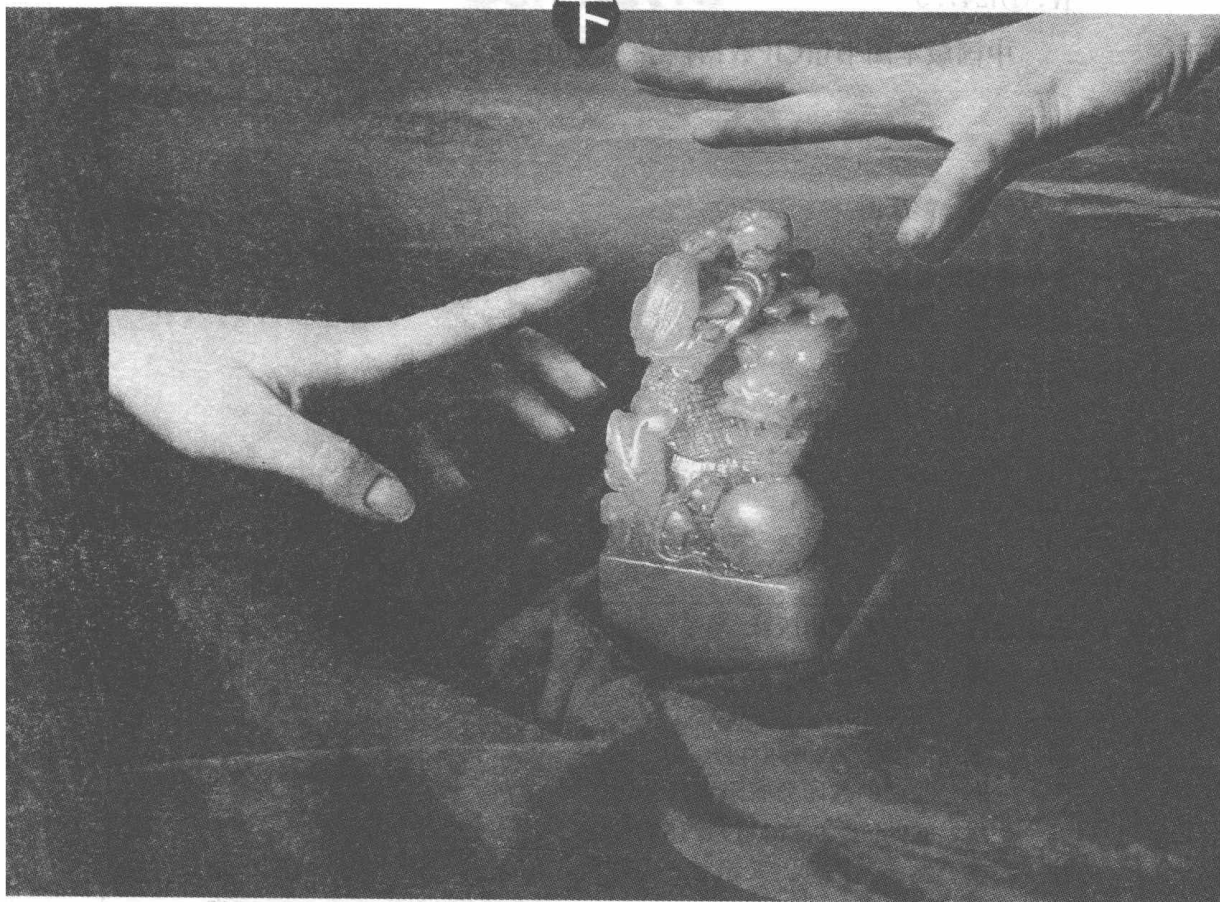


消失的秘玺

一次寻人事件，竟招来杀身之祸！一块千年古璧，竟埋藏巨大谜团！

下

下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察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秘玺 / 周寻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1.3 (2013.5 重印)

ISBN 978-7-219-07218-9

I. ①消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4827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梁风华
责任编辑 梁风华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唐柳娜
美术编辑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网 址	http://www.gxpph.cn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690mm×960mm 1/16
印 张	26
字 数	26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5 月 第 2 版
印 次	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7218-9/I·1336
定 价	51.8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| 第六章 怨鬼

047 | 第七章 曙光

105 | 第八章 真相

198 | 第九章 尾声

第六章 怨鬼

28.

我们清晨去了后山残碑处，那地方被掘得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深浅不一的坑，一堆堆拳头大的石块、碎砖。

我深深理解了小曹的心情，这基本上是他一个人两天刨出来的啊。

老头儿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劲地说着：“造孽啊，造孽啊。”

残碑还斜立在那里，上面的青苔被抹去一些，露出斑驳粗糙的石头。那座寺庙地基的大致轮廓也被勾勒出来，三间房子大小，和普通农舍差不多。

“这曾是和尚住的地方？”

“嗯。”老头儿点了点头。

“死后埋这里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老头儿肯定地说，他抚摩着那块残碑，“这块是民国的时候，从坑里扒出来的一块碑，当时就是断的，另外半截不知埋哪儿了。”

“僧人尸骨呢？”吴小冉好奇地问。

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老头儿吟了句诗，故意打哑谜，他把石碑旁的几个坑一一填死，又用脚踩结实，“大好的江山都放下了，

消失的秘玺（下）

做了穷和尚，找个安静地方落脚，又死去这么多年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让他老人家安宁呢？”

“是考古研究，给历史一个交代。”我想起以前史队长告诉我的，这话从我嘴里出来好像绕着舌头转了几转，说不出的别扭。

“研究？历史交代？”老头儿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交代个屁！骗鬼去吧，即使找到他的坟，一坛子骨灰，你们又能捣鼓出什么？”他转头看了下我们，“你们可别跟那些人学，嘴里说得好听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”

我和吴小冉无言以对。

山里气候反常，连续几日都又闷又热，看不见太阳，天上老飘着灰白色的云，又下不来雨。我在房里泼了两桶凉水，还是常被热醒。吴小冉的床虽然靠着窗户，情况也比我好不了多少，半夜我还听到床单那边她辗转反侧。

“地上凉快！”

“没事儿。”

“别硬撑了。”

“下面有虫子。”

“虫子都咬我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骗人。”

“骗你我就是虫子。”

“那我下来了。”吴小冉赤着脚静悄悄走下来，躺在我身边，她穿着睡裙，身上一股好闻的香味儿。

“林姐那边又没动静了？”

“他们说齐主任要过来，他们的赞助人。”

“哦。干吗？你手老实点。”

“我说话喜欢打手势。小冉，你说齐主任会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俩眼睛一个鼻子。正常人呗。”

“林姐他们几个挺窝囊，又有枪，一个吴飞都对付不了。”

“齐主任来了就好了。”

“那么肯定？”

“直觉。喂，这次不是手势吧？”

“没感觉出来？我有些冲动了。”

“那你慢慢冲动吧，我走了。”吴小冉又回床上了。

我想起一件事，“上次带林姐去鬼婆婆那，她像是知道齐主任要来的事，还说血流成河，你说这老太婆究竟是干吗的？”

“未卜先知。”

“会不会真血流成河？要不咱们收拾下包裹，带上你爷爷，明儿一早就跑吧？”

吴小冉沉默了半晌，“我看是危言耸听，咱们又不招惹她。你想跑哪儿去？即使我同意，爷爷肯吗？早晚不还得回来？睡吧，别乱想了。”

那天吴小冉陪着老头儿去山下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，猴三缩着脖子进来了。

“我看到大侠和你情儿下山去了。”

“嗯。你脖子怎么了？”

“头疼。”

“那关脖子什么事？”

“能防止头来回晃，脑子恢复得快。”

“谁教你的？”

“自个儿琢磨的。周寻，”他直勾勾地盯着西屋，“你不想看看里面有什么？”

“烧得都是灰。”

“不是有个水泥台子？”

“拆了？不行，他们回来能看出来的。”

“那先去大侠房里搜一下。”我还没同意，猴三就快步进去了，我

消失的秘玺（下）

跟在他后面，老头儿床边放着一个破旧的电风扇。

猴三直奔床上，先娴熟地摸了摸，又把席子掀开，铺板上的那个洞就露出来了。我在门口胆战心惊地把风，不停地看着外面。他把手伸下去，眨巴着小眼，突然他龇牙一乐，像是触到了什么，接着就是啪的一声，猴三的脸立刻变成茄子色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过来。”他直吸冷气。

“你自己弄。”我见过那个木盒，不至于重成这样。

“快他妈过来。”猴三急眼了，依然保持着伸手探物的姿势，只是脖子伸直了。

“别装了，大侠马上就回来。”我想起上次挖墓时他要过的伎俩。都啥时候了，这家伙还这么有娱乐精神。

“板子抬起来！”猴三面孔扭曲，相当狰狞，看起来不像虚张声势。

我把铺板掀开一条缝，床底下堆着旧鞋、破酒瓶，没有木盒子，再往上一看，猴三那只手被一个大号的老鼠夹子咬住了，怪不得他拔不出来。

我费了好大劲把弹簧掰开，他抽得太急了，腕部猛地撞到我的手，啪的一下子，夹子又合上了，这次夹得更重，不偏不斜地夹住猴三除大拇指外的其他四根手指。

“嗷——”

我被他一嗓子吓傻了，风扇叶子都动了。

“妈个逼，妈个逼……”猴三破口大骂，唾沫横飞，足足骂了两分钟。

“还弄不弄？”

“弄！”他不骂了。

二十分钟后，我们坐在院门外的篱笆墙边聊天。猴三不停地用嘴挨个含手指，一会儿的工夫，他的手指就肿得像胡萝卜，水杯都端不动了。

老头儿的房间我们仔细搜了一遍，没有找到什么值钱东西。我以

前见过的那个玉扳指和木盒都没了。

“我要报仇！”

“是你自找的。”

“肯定他妈故意放那儿的，老梆子！”

“不会这么阴险吧？”

“你说他藏哪儿了？拴腰里了？”

“我问谁去？”

“你不急？齐主任要来了，咱们想捞也捞不到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就今天下午，他们都去接她了，我说头疼。要不怎么敢上你这儿来？姓史的王八蛋似乎发现不对劲了，盯得我可紧了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吴小冉搀着老头儿回来了，黑狗在后面一路小跑跟着。

猴三甩着手对老头儿怒目而视，老头儿瞥了他一眼，并没理他。黑狗看不过去，脊梁上的毛耸起来，就等着老头儿发命令，好扑上去咬。

“别跟畜生一般见识。”

“老货，骂谁呢？”

“你这人不讲理啊，我爷爷说的是畜生，你是畜生吗？你不是你答应什么？”吴小冉伶牙俐齿，“周寻，你也别跟畜生在一起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猴三结巴了。

“算了。”我拦住他。

突然我听到一阵子狂笑，声震屋瓦，连绵不绝，是老头儿在房里发出的。他一定是发现老鼠夹子动过了。

我们都没吱声，一只蓝色蝴蝶停在牵牛花上。

“我这是哑巴让驴日了。”

“很贴切。”

“你忙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又过了一会儿，猴三站起来干巴巴地说。

消失的秘玺（下）

中午饭后不久，我去山下小院，想看看那个久闻大名的齐主任是什么样的。

到门口我乐了，史队长、猴三、小曹笔直地站在房门外，昂首挺胸，像站岗一样。更让我感到滑稽的是门外侧还晾晒着一乘无顶盖的简易型小轿子，看来这齐主任是坐轿来的。

“干吗呢？”

史队长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别说话。

“来了？”

史队长杀鸡抹脖，眼色使得更厉害了。

我想齐主任是大领导啊？用得着搞成这样？

“谁？”

我听了一哆嗦，那声音分不清男女，非常沙哑，尾音又尖锐，咿咿的，活像一根生锈的长铁钉被人从烂木头里慢慢拔出来。

“一个新同事。”史队长说。

猴三伸着胳膊无聊地打哈欠，史队长瞪着他，他又把剩下的半截哈欠咽下去了。

“进来。”

我走进去，虽然是白天，可窗帘全拉着，非常昏暗。

八仙椅上坐着一个女人，五十岁左右，穿着条浅蓝色裤子，灰色长袖衬衫，袖扣金光闪闪，黑皮鞋，除了脸和手外，一点肉都不露，像城市高级写字楼里出来的主管。头发保养得非常好，和她的年龄不符，又黑又亮，绾起一个髻，用一根红簪子插着，脸如银盆，两条画出来的柳叶细眉，几只长长的手指甲染成银白色。

她的模样算得上优雅，根本不像猴三说的。

林姐恭顺地站在她身边。

“多大了？”齐主任上下打量着我。

“二十七岁。”

“以前做过什么？”

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。齐主任面无表情，垂目细听，

间或问两句。除了声音诡异外，她说话也很怪，嘴张得很小，像根竹筒，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喉咙一上一下的。

“好了。”问完话，齐主任示意我出去。

我站在猴三旁边，下午的太阳很毒辣，晒得我脸上直冒油，可我没有动。齐主任长得虽不吓人，可似乎有很大的震慑力，让人不敢违抗。

屋里一阵窃窃私语，听不清楚，我想是她们在谈论我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齐主任让我们都进去。

她仍然以那个姿势坐着，端起桌上的茶抿了一口，眼睛从茶杯上面挨个扫了下我们，“四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，对付不了一个受伤的通缉犯？”

我们都没说话。

“以前怎样我不管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能看到新面貌。”

齐主任冲林姐点了点头，林姐从旁边的包里拿出几大沓人民币。

“史队长五万，猴三和小曹各三万，周寻你新过来的，就两万好了。这只是我的一点见面礼，不算在跟你们谈好的报酬里。”

我咽了几口唾沫。

“大家好好做事，不要轻易外出。”钱发好后，齐主任又强调了一遍。

“我不是住这儿的。”我吞吞吐吐。

“哦？”齐主任发这个音的时候好像在打嗝。

林姐趴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几句，齐主任点点头，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。她看人的方式很怪，那眼光直直的，似乎想一下子穿透你。

“回去可以。”齐主任最后说，“但有个条件，不能轻易离开山里。”

我拿着两万块钱跟吴小冉炫耀，她不以为意。

“没见过钱啊？”

“你几天给我挣两万看看？”

“谁稀罕？”

消失的秘玺（下）

“纯属嫉妒。”

“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”吴小冉摇着头，“她交代你去做什么没？”

“还没有，这个女的不简单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阴郁。”我想了想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阴郁，”我重复了一遍，“看见就叫人打寒战，你没听过她说话。”

“习惯就好了。”

“嘿，说得轻巧，改天我带你去瞧瞧。”

“我阴郁吗？”吴小冉用手扯着嘴巴，舌头伸出来。

我去抓她舌头。

“讨厌！”她跳着跑掉了。

29.

吴小冉说的没错，这钱不好挣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听到猴三在外面大声喊我的名字，“周寻，周寻。”

“你干吗？”我套上衣服出门问。

“上班！”

“才几点？”

“齐主任让叫的，以后六点前必须去下面集合。”

我草草地洗漱了就跟着他下去，猴三昨天被夹的几根手指上缠着创可贴。

“没事？”

“我感觉骨头夹裂了，”猴三的心思不在这上面，“前面来了个大傻兵，这次比他妈大傻兵更难对付。”

“收钱时你不说？”

“我哪敢？”

“你也有怕的？”

“要出事了。”猴三满脸忧虑。

房里窗帘拉上了，齐主任看来已经了解一些情况，想听听我们的想法。

“那块石碑旁一定有东西。”史队长皱眉凝思。

“何时可掘完？”

“以目前的进度，两个月吧。”

“要是找不到呢？”

“这个，谁也不敢保证一定找得到。”史队长脸红了。

“猴三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听领导的。”

“小曹？”

“反正不能再去后山挖了。”

“周寻？”

“我没意见。”

“好，既然大家都没什么好想法，那全听我部署好了。”齐主任扶着椅子缓缓站起来，“先把吴老汉控制住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怀疑是听错了。

“吴飞是他亲孙子，他爷爷出事他一定会露面。”

“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下手，”我强烈反对，“过分了吧？我不干，这跟土匪绑架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小周，你别激动。”林姐在一旁说。

“我们只是诱敌，又不会伤害他。”

“钱我去拿回来，退给你。”

屋里一阵子难堪的沉默。

“你不想让吴老汉真出事吧？”齐主任阴恻恻地笑了，“你可以不参加，但你到时要敢反对的话，他可能就真的出事了。”

消失的秘玺（下）

我跟着他们一起上山，齐主任还坐着轿，小曹和史队长两个人抬，她在上面一颠一颠，指指点点，好像对这里很熟悉。

好几次我都想跑掉，到县城去找警察，齐主任不会是什么好人。可转念一想，我走了，老头儿和吴小冉怎么办？

黑狗先听到人声，在院门口汪汪地叫。

砰的一声枪响，打在狗后腿上，黑狗哼唧了几声，倒下了，齐主任走下轿子，枪管里还冒着蓝烟。

老头儿从房里出来，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事。

齐主任挥了一下手，史队长和猴三立刻围了过去，老头儿意识到不妙，又返回房里，拿出刀挥舞着。

史队长猛扑过去，把老头儿按倒在地上，吴小冉听到动静出来了，她顺手抄起一把铁锹朝史队长奔去，猴三眼疾手快，给夺了过来。

我忍不住了，要去打猴三，被小曹拦住。

“放开！”

小曹一副为难的样子，可他仍紧扣着我的胳膊。

老头儿面孔朝下，两手被史队长拧到后面，他双脚乱蹬。

史队长往他大腿上狠狠地揍了几拳，老头儿不蹬了，回头就要咬。吴小冉被猴三拦腰抱住，挣脱不开。

“绳子！”

林姐扔给他一段绳子，史队长麻利地绑住了老头儿双手。

黑狗又爬起来，拖着条伤腿，跌跌撞撞地扑到史队长身边，咬住了他还缠着纱布的脚。史队长吃痛，回头就打。又一声枪响，黑狗颤了下，趴下了，但嘴没松开。

史队长一拳头又一拳头地砸着狗头，狗鼻子、眼睛、嘴里鲜血飞溅，但那狗就是不松口。齐主任走过来，对着狗肚子，又是一枪。

“黑子！”老头儿趴地上动不了，啃着泥土哭起来。

黑狗沉闷呻吟了下，终于松开了，它舌头滴着血，半边脸已经被砸歪了。

史队长站起来，擦着汗。

那只脚被咬得不轻，血很快把外面的那层纱布浸透了。

他拖着伤脚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——我都看呆了——黑狗摇晃着站起来，往前又是一扑，重新咬住了史队长的脚脖子。

齐主任走过去，把枪里剩下的子弹全部射在狗身上，像打在棉花上，狗动都不动，嘴再也没松开。

史队长坐在地上，两只手使劲掰狗嘴，但就像焊住一样，最后靠林姐帮忙，用两根棍子才撬开。

“走！”齐主任说。

他们从房里床上抽出来一张铺板，把双手双脚都被绑着的老头儿往上面一放，用毯子蒙住，由猴三和小曹抬着出了院子。

“爷爷！”吴小冉哭起来。

“看好她别动，我说过，你们不老实，我就不能保证老头子不出事。”齐主任尖细的嗓音听不出一丝感情。

说完她就走了，也许是刚才受狗的惊吓，她走路像踩高跷，直直的，史队长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。

“都怪你！”吴小冉逮住我又撕又打。

我站着一动也不动，等着她平静下来。

吴小冉打累了，捂着脸失声痛哭。黑狗圆瞪着眼睛，静静地躺在地上，肚子下面已经流了一大摊血，想是已经死掉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去报警吧。”

“他们会伤害爷爷。”

“不会，齐主任想引吴飞出来。”

“黑子。”吴小冉跑到狗身边，捧着狗头又哭了，血沾到她头发上。我不忍心看，用一条毛巾把黑子惨不忍睹的脸遮住了，然后我们把它拖到以前常拴它的那棵歪脖子树下面，挖了个坑埋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吴小冉又问我。

“我去找吴飞。”

消失的秘玺（下）

“哪儿找？”

“鬼婆婆，鬼婆婆应该知道。”
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鬼婆婆噤着嘴听完我们的讲述，良久没说话。

“您见到吴飞请告诉他，出事了。”

“叫他送死？”

“这是唯一的办法啊。”

“吴老汉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。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听着她的话不大对味儿，敢情是嫌老头儿死慢了？

“前几天不听我的，报应来了。我预感到要出事。这才是刚开始啊，只不过死了条狗，还没死人。”鬼婆婆嘟囔着，慢慢走到她的窝棚里，我以为她又要梳妆打扮跳着唱了，但不是，她拿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。

“你们说的齐主任，是不是她？”

这是一个姑娘的黑白半身照，她很年轻，瓜子脸，眉清目秀，面容白皙，乌黑的头发用一条手绢扎着，从右侧肩膀斜垂下来，冲着镜头甜甜地笑着，身后则是苍茫的远山。看来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照的。

“不是。”她和齐主任的面容完全对不上号。

“哦。”鬼婆婆放下了心，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还没来。”

“这是谁？”

“我女儿。”

我想照片里的这个人或许已经死了，鬼婆婆受了刺激才变成这样子。

“爷爷怎么办？”吴小冉说，“吴飞会出来吗？”

“命里要有终会有，命里没有也难求，吴家人的债终归要还的。”鬼婆婆叹了口气，“孩子，都回去吧，你爷爷死不了。”

“吴飞呢？”

“上次走后，就没再来过了。”

“他应该还在山里吧？”

“他是吴家的子孙，他会过去的。”

我们经过山下的院子，想着进去看一下老头儿，被猴三拦住了，他守着院门，像站岗一样。

“兄弟，对不住了。”

“王八操的！”我听到老头儿在里面破口大骂。

“别伤害他。”吴小冉可怜巴巴的。

“嗯。”猴三不敢直视我。

“周寻，你进来。”林姐在门口招呼，吴小冉也想跟着一起进，猴三挡着她，吴小冉伸手要挠他的脸。

“别难为我。”猴三躲开，可脖子上还是挨了一下。

“你在外面等我吧，没事的。”

老头儿双手双脚仍被绑着，他侧躺在地上，两个眼珠子通红，“王八操的，有本事把我也崩了，杀狗算什么能耐？”

齐主任背着手来回走着，似乎在思考什么事。

“恶女人，丑女人，心如蛇蝎。不得好死！”

“还有呢？”齐主任饶有兴致。

“盗墓贼，出门遭雷劈！先死爹，后死娘，然后全家死光光！”

我感到有些滑稽，老头儿不愧是唱惯了歌的，骂人都唱得这么顺。

“老人家，当年方孝孺骂殿，明成祖是怎么对付他的呀？”齐主任问。

“王八操的！”

“小林，拿刀来。”

“别……”我脸都白了，我记起老头儿曾给我讲过的那个血腥的故事。

“那你叫他闭嘴，我耐心有限。”

“吴爷爷，别骂了。”我低声劝他。

“王……”还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捂住他的嘴，顺手拿起旁边的一